

求實文藝叢刊

黃藥眠著

論走私主義的哲學

求實出版社
印行



論走私主義的哲學

黃藥眠 著

求實出版社發行

1949

論走私主義的哲學

著者 黃 眠

發行者

求實出版社

香港九龍廣東道五九八號四樓

承印者

誠泰印務局

香港德忌利士街二十三號

定價 港幣 三元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出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0001—3000

目 錄

論走私主義的哲學·····	一
論資本主義與文學·····	二七
論詩歌工作上的幾個問題·····	四五
論作家的主觀在創作上的作用·····	六四
論風格的諸因素·····	七五
論開一多的詩·····	八五
讀『夜歌』·····	一〇七
由『民主短簡』談到政治諷刺詩·····	一二九

從泥土裏生長的……	一五〇
論憂鬱……	一六三
論文藝批評上的功利主義……	一六九
關於『文藝與生活』的兩種看法……	一七四
詩人們，你應該爲誰而歌？……	一八一
『死去了的邏輯』與『可愛的錯誤』……	一九二

論走私主義的哲學

一 中國智識份子的進步性和落後性

從社會學的見地說來，中國智識份子出身的作家，是有他的進步性同時又有他的落後性的。

中國的智識份子和歐洲以至於美國的智識份子不同，歐美的智識份子，他們是在資產階級社會裏長期孕育出來的，他們是依附於資本主義社會來生活的。在資本主義有高度發展的國度裏面，由於生產發達，作為技術專門人才的智識份子，只要不遭遇到經濟危機和失業，他們的生活是相當優裕的，由於長期的和資產階級休戚相關，因而也就養成了他們的頑強的資產階級意識。

但是中國的智識份子可不同了。他們雖然大多數是出身於封建社會的上層，但他們受的是資本主義的教育。他們有着資本主義社會所需要的技術，然而無奈中國社會，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根本沒有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於是學生中學工的沒有工廠來容納他們，學商的沒有大公司

來容納他們，學農的沒有大的農業經營來容納他們，學醫的沒有醫院給他們服務，所以他們當中，除了少數份子，經由地域或血緣的關係而爬進到統治階級裏面去以外，大多數的智識份子都是苦悶徬徨，浮生在都市裏面，或者從事於漫無目的的智識份子底再生產——所謂從事於教育事業。

智識份子雖然和鄉村中的封建勢力有着很深的關係，或者是說和土地有着很深的關係，然而由於戰爭的破壞，豪門資本商業資本的侵蝕，新興的買辦官僚的強取豪奪，就是大多數的中小地主本身也在迅速沒落的過程中，這無疑的，更使大多數的小資產階級在鄉村裏面失去了他們的最後的依據。都市裏面既然找不到職業，鄉村裏面，又沒有了托足的地方，中國的智識份子自然不能不努力去找尋自己的出路。他們的民族的感覺是敏銳的，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對於我們民族的侵略，他們對於封建的腐敗的官僚是痛恨的，他們反對一切無理性的壓迫。由於自己的貧窮，因而也就更敏銳地感覺到了老百姓的貧窮。所以中國的智識份子，一方面苦悶與徬徨，消沉和憂鬱，一方面又是急進的，反帝反封建的。這一個客觀歷史的發展就決定了為什麼作為中國智識份子代表的青年學生和作家，大多數都是左傾的，和不滿於現狀的。這不能說是某一個人的主觀精神的昂揚，如某些批評家所說，不是的，這是客觀的歷史底決定。

反帝反封建，這本來是資產階級應該負起來的任務，可是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已走到了沒

落的階段，新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已經建立起來而且日益強大，中國的資產階級太脆弱了，牠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關係太深了，因為了這，所以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不可能是由中國資產階級來負擔，而只有由中國的工農來負擔了。這一個革命形勢，於是又決定了中國智識份子的革命理論的方向，即他們不能不從馬克思列寧的學說中找尋到他們的武器。

的確，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給予了中國的智識份子以很大的啓示。他們開始了解到工人階級並不是破壞的階級，他是新時代的建設者，中國的智識份子不必從資產階級社會裏面去找出路，社會主義的建設將給予中國智識份子，以更大的發展前途。根據這一個理由，所以中國智識份子不僅在民主運動的階段裏是工人階級的可靠的同盟軍，就是在社會主義的階段裏也還是可靠的同盟軍。這是中國智識份子進步的一面，然而中國智識份子，還有他的落後的一面。

由於他們在生產關係上沒有固定的位置，而且大多數出身於中上的家庭，生活比較優裕，因之在政治上也就比較動搖不定，不易於用集中的形式來表現。有些人在革命的高潮時期，是熱情洋溢，到了革命的低潮時期，則又憂鬱陰沉了。有些人在青年時期，非常之積極活躍，但一到了壯年，生活安定以後，就什麼也不過問了。有些人，在啓蒙時期，是非常之努力的，但一到決定戰鬥的時期，則又動搖退却了。還有些人是一時積極，一時消極，一時又慷慨激昂，一時又榜徨苦悶。當然

在智識份子中，有不少的人從思想上的左傾，進而生活上鍛鍊，鍛鍊成爲了人民領袖，但也有些人落荒而逃，叛變了自己的階級而成爲了統治者的謀臣策士。不過就其一般而言，在革命陣營中，智識份子是有其動搖投機的特性的。

再從智識份子在理論上的成就來看，雖然他們也是以馬列主義者的姿態出現，但他們對於馬列主義的把握是被階級生活制約着的。

生活決定意識，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智識份子，他們的生活顯然是和廣大的被壓迫者工農有很大的差異。比方智識份子從小就在家庭裏嬌生養慣呼奴喝婢，一向沒有勞動的習慣，因此也就養成一種鄙視體力勞動，怕麻煩，怕事務工作的性格。智識份子從小就被看成讀書種子，親戚鄰里都對他們特別客氣，而他們自己也就以爲真的高人一等，不喜愛別人的批評，而這又造成了小資產階級受不了挫折，受不了委曲，經不起打擊的脆弱的性格。

智識份子，一向只知道讀書，對於實際生活的智識以及各種人物的生活狀況知道得甚少，因此就養成了偏狹、迂腐、書呆子的習性。智識份子，因爲自己的生活，全靠個人的智能去換取，而其工作的形式又是多偏重於個人的構思，因此就養成了個人主義，自私，無集體觀念的習慣。當然這樣的生活，和這樣的性格是一定會或多或少有意或無意地影響到他的思想的。（現在有許多朋友提

倡改造智識份子，或智識份子無條件投降等，我想如果能把中國智識份子底生活特點，心理狀態，以及思想演進的過程加以具體的研究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情。不過這不在本文的範圍，所以只得從略）

我們都知道，馬克思主義的體系，是從工人階級的被剝削這一個論點來做骨幹的。而工人階級之被剝削這一個事實，在工人階級看來，乃是日常生活的體驗，所以在他的心裏面早就存在着有一種不滿或仇恨，或甚至在他們的生活中，早已存在着這種模糊的階級意識。馬克思主義，不過是把工人階級的意識加以深刻化和組織化而已。革命的思想一和被剝削者的實際生活結合在一起，立即就成為了一種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融匯在一起的完整的思想體系，和堅實的生活態度。可是智識份子，雖然在書本上學來了馬克思這一套，但他們本身却並沒有受過如工農所受的剝削、壓迫，沒有經驗到工農們生活窮困的實際滋味，因此，智識份子的理論常常就喜歡脫離現實，搬弄空洞的原理原則，變成了教條主義。

馬列主義在哲學上是反映論，他不像理性派的哲學家專門擺出冷靜的面孔，企圖運用他們的抽象的邏輯的法實來把握客觀的世界；他也不像情意派的哲學家們喜歡空談玄學，把瞬間的感覺看成真理。不，他着重於理性的認識，同時也着重於感性的認識。但是智識份子之接近於馬列主義，基

本上，總是從理性的認識開始的。因為他缺乏感性的認識，所以儘管做起文章來，他可以洋洋萬言，但對於活生生的事件，對於那些創造歷史的英雄，對於那些顛連無告的貧民，對於那些動人心魄的故事，却常常表現出了不應該有的某種程度的旁觀和冷漠。

還有，馬列主義，乃是從無產階級的觀點去分析世界的全套理論，同時又是無產階級的戰鬥的武器，可是智識份子是通过了他們自己的階級的觀點，階級生活去了解馬列主義的，因此他也常常按着自己階級的利益，趣味來任意解釋馬列主義。所以在外表上，他們用的也是馬列主義的牌子，然而實際上則在偷運着個人主義的私貨，而這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要批評的走私主義的哲學。

教條主義，冷淡的生活態度和走私主義的哲學，這些，雖然在外表上有各種不同的表現，但從牠們的社會根源看，倒正是一個東西。不過教條主義和冷淡的生活態度是很容易覺察的，只有走私主義的哲學，他常常愛用似是而非的議論嚇唬人，使人一下子不容易辨認。而且，由於中國社會的階級構成是如此，小資產階級又具有着兩重的特性，所以走私主義的哲學，不僅今天存在着，而且將來也還會存在着，不僅在文藝理論上有，而且在別的學術部門中也許同樣會有。爲了辨明是非。對於這種走私主義的哲學加以批評乃成爲了十分必要的事情了。

二『主觀要求』的問題

在文藝理論上走私主義的典型的範本，以前有過舒蕪先生的『論主觀』，而最近則有泥土第六期發表的余林先生的『論文藝創作的幾個問題』，現在就讓我們來把這個範本來分析一下罷。

不過在批評之先，我還得有個小小的聲明，即文藝理論上的歧異，未必即是意味着政治上的分歧。就是個人主義罷，在某一特定的時間，某一特定的地方，牠也許可能還起着若干的進步作用。所以今天的爭論，還是朋友間的爭論，這一點是必須讀者們了解的。

首先要提出來討論的就是主觀的精神要求的問題。在余林先生那篇文章裏，他是這樣說的：『提出主觀的精神要求或戰鬥要求，就是要求作家成爲有勇氣，正視現實，不以表面的事物爲滿足，執着戰鬥並且追求戰鬥的歷史的公民要求作家成爲真正的活在人民裏面，真正的保衛人民的存在……』又說『……相反的，主觀要求，是指的如實地去把握事物本質的要求……』又說『主觀精神要求是指對於作家底行動性和實踐性的要求，並不是主觀主義……』

這裏我提出要出三點來問余林先生的。第一，這個所謂作家的主觀精神要求是指那一個階級出身的作家呢？作家之所以成爲作家是有若干的共同的特點的，可是基本上作家也是和其他的人一樣是

屬於階級的。作家出身的階級不同，生活不同，個性不同，因而他們的「主觀精神要求」也是不同的。就是思想先進的作家，對於革命的理论非常之熟悉，但這種思想的先進也並不就是意味着他的階級出身的改變；或主觀精神要求底已經轉化。因為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作家，儘管他在思想上已經接受了馬列主義，可是他的視野給階級生活所限制，而他那經過長期生活所孕育出來的感覺趣味，和情調，也還是以潛在的形式頑強地殘存着。文學既然也是要通過作家的感性認識，（不僅理性認識）來獲得對於客觀現實的反映，那麼牠的階級的性格也就十分明顯。只是一般地說「主觀精神的要求」，而不明白指出，這個主觀的階級內容是什麼，那就無異是抹煞了階級的意義，或者更說得重些，就是余林先生有意或無意地把作家的階級的意義抽去，而用超階級的人格代替了上去。說余林先生的理論是個人主義的，這是一點也沒有委屈余林先生的。

其次，余林先生說，「主觀的精神要求，就是要求作家成為真正的活在人民裏面，真正保衛人民的存在……」這裏顯然余林先生把「活在人民裏面，真正保衛人民的存在」的要求，當作爲「作家主觀精神的要求」。作家的主觀精神爲什麼要要求活在人民裏面呢？這是天生的本性嗎？抑是一旦身爲作家，就應該如此嗎？這裏，余林先生好像只是告訴我們，這個要求是「作家的主觀的精神要求」。你瞧，余先生答覆了問題沒有呢？什麼問題也沒有答覆。余林先生如果肯老實一點的話，他

就應該坦白的說：『這個要求是由於作者的主觀精神的昂揚』或者是作者的「人格的力量」。但如
果這樣一說，豈不是把個人主義的尾巴又暴露出來了嗎？

我們認為作家之所以要「要求活在人民裏面」，是由於當時的歷史環境和作家所出身的階級來
決定的。我們並在不否認個人的因素，個人的努力，但必須這個個人的努力是決定於他所從屬的階
級的一般趨勢，個人的努力只是階級性的具體的實現。如果不指明這一個前提，而只是說這是「作
家主觀精神的要求」，這不是個人主義是什麼呢？

其實，我倒想勸告一下余林先生，如果他老實承認他是個人主義，那是對他有益的。因為，個
人主義，在反帝反封建的戰鬥中，也會幫助過一臂之力，他在獨裁統治下，貪污腐敗的氣氛包圍中，
也曾高舉過反抗的旗幟，但是他要把這個個人主義冒牌為馬克思主義，或者是企圖用這個個人主義
來對抗集體主義，來對抗人民向他提出的要求，那是只有注定要失敗的。

第三，「作家的主觀要求」要求活在人民裏，但這並不是，已經活在人民裏。要求活在人民裏
，這究竟不過是初步的行動，要真正的活在人民裏，這還需要很大的努力。但在第三段裏，他却又
說「他原來就和人民結合着，（這是他唯一的生機），原來就是在水裏」。余林先生的意思是不是
說作家只要能「要求活在人民裏也就够了，或者是說『要求活在人民裏』就等於「原來就活在人民

裏」呢？

余林先生說：「文學是通過感性的存在，文學祇能是通過作家底戰鬥要求所表現出來的物質世界底感性的存在。所以問題是看怎樣性質，怎樣程度的主觀的戰鬥要求。」

顯然的，余林先生還是把一切問題歸結到『主觀的戰鬥要求』上，而這個『主觀的戰鬥要求』呢，在余林先生手裏完全是來無踪去無跡的法寶，牠沒有具體的內容，也沒有社會的根據。說余林先生是唯心論，是個人主義，難道也會冤枉嗎？

三 和人民結合與向羣衆學習的問題

誰是人民，人民在那裏呢？這兩個問題，本來是不成問題的，但給余林先生一說，倒是成爲問題了。他說：『作爲社會人的作家，作爲革命戰爭一員的作家，並不是生活在空氣中的。他到處都是和人民在一道，只要看他沒有那個從社會鬥爭底血汗內吸收來的主觀要求——又是主觀要求——只有生活在奇怪法則中的理論家才會以爲只有戰場上才有人民，而別的地方都無人民。有人民處則有戰場。人民是什麼？人民是社會生產關係中的被剝削者，也包括社會生產關係中的中立者，即小資產階級，甚至還包括即使不是中立者却客觀上對歷史的發展無害，或有用的中小資產階級。』

我覺得余林抄了這麼一大段教科書是沒有什麼意義的。照余先生的說法作家本就在人民中，人民是無處不在，所以作家也就可以安於他的小圈子生活了。其實所謂『人民』的涵養是屬於歷史的範疇。如果余先生說這些話的時候，是在政協未被撕毀之時，這些話，也許在某些蔣管區有其若干的意義，因為那時一般的策略是要爭取公開，爭取和平，以上層的活動來掩護下層，可是到了政協決議已被撕毀，新的策略是在於發動廣大的農民實行土地改革從事於武裝鬥爭的時候，這些話顯然就是昧於國家大勢的謬論了。這個時候，我們所謂人民，坦白一點說也就是工農兵。爲了配合這一個政治任務，文藝運動的主要的方向是在前綫，農村和工廠。假使有人，格於環境和個人的工作地位，而不能直接參加這個運動，而只能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去協助這個鬥爭，這只能說是一般性中的特殊性。然而我們却不能用特殊性來抹煞一般性。

其次關於向人民學習的問題，余林先生有以下的看法：

他說：「智識份子在內容上說，他們原是在各種程度上和人民結合着的。」

他說：「他（智識份子——筆者）是人民的先進，從這個理解，向人民學習以至和人民結合才有可能。」

他說：「向人民學習，就是了解人民和作家自己，追求這個了解……」

他又說：「政治家和文藝家所去學習的，並不是現成的，形成了的，就可以拿過來應用的一套文藝和政治技術……」又說「真的文藝家在文化鬥爭底任務裏去學習了解人民底被壓抑着的文藝要求和簡單的文藝經驗，在文藝創作的精神鬥爭底要求和任務裏去學習和了解人民的生活狀況精神實質，行動力量，却並不是爲了向他們簡單地學習文藝。」

他又說：「我們底人民在客觀的歷史要求上是一個威嚴而偉大的存在（即階級鬥爭的存在）：……不可否認，也不容天眞地樂觀，我們底人民在主觀情況上仍然是相當落後的……」

引錄這以上幾段以後，我現在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

第一、智識份子的作家是不是人民的先進呢？我認爲在工人運動的啓蒙時期，智識份子的作家的確曾經起過先進的作用，可是當階級鬥爭已走到了主力接觸的時候，知識份子在階級鬥爭的陣線上是退居於次要的地位了。工農大眾，因爲他是最受壓迫的，因此在政治上也是最堅決的。是他們才是領導階級。如果照余林先生所說的智識份子才是人民的先進，而且只有從「這個了解，向人民學習，以至和人民結合才有可能」，那麼這豈不是，不是智識份子向人民學習，而是人民向智識份子學習了麼？

是的，「智識份子是在各種程度上和人民結合着的。」但這是人民站在前面，智識份子跟在後